

· 门外弹乐 ·

陈锐为什么这样“火”

□梅明蕾



梅明蕾 媒体人, 爱乐者, 读写职杂。

今年8月,英国皇家爱乐乐团自2017年后再次开始中国巡演,8日在国家大剧院首演后,终于17日来到武汉琴台音乐厅,为炎夏中殷殷期待的武汉乐迷送来一阵清风。

7年前我就在琴台音乐厅欣赏过英国皇家爱乐乐团的演出,印象不错。这回初次领略瓦西里·佩特连科的指挥,无论是与小提琴家陈锐合作科恩·戈尔德的协奏曲,还是演绎里姆斯基-柯萨科夫的交响组曲《天方夜谭》,均感其在忠实原作的前提下,挥棒指点间不无自己的理解或想法。

当然,这次乐团琴台之行给我感受最深的,还是小提琴家陈锐的大火出圈。演出当天下午他与乐迷的见面会引来众多粉丝追捧,入场后人们排着长队购其签名音碟,演出刚结束场外又摆起长龙,等待散场后陈锐签售自己的专辑。更不用说陈锐演奏时的现场反应,其火爆令我油然而生出人在流行演唱会现场的错觉。而网上所见,陈锐所到城市,场场如此。

说起来,武汉乐迷也是见过世面的。仅论弦乐,就有世界著名的法国卡普松兄弟(小提琴家和大提琴家)、小提琴大师马克西姆·文格洛夫、独树一帜的小提琴怪才罗曼·金等人先后莅临琴台;同样享有世界声誉的华人大提琴家王健和小提琴家宁峰,几乎是琴台的常客。他们备受乐迷追捧,但谁也未享受过陈锐式的待遇。是何奥妙,堪可琢磨。

上次在琴台听陈锐演奏还是在5年前,艾森巴赫大师率西南德广播交响乐团与其合作了门德尔松《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门德尔松这一首在公认的四大小提琴协奏曲(另有贝多芬、勃拉姆斯和老柴各一首)中技术难度相对更小,对陈锐这种级别的演奏家应属轻车熟路。硬要说难,或难在“无懈可击”,比如音准,人不是机器,每个弦乐演奏家都会有失手的时刻,错失只要控制在极大概率内即算完美。那次我有心全过极尽苛刻挑剔他的

音准,直到一曲终了,竟未发现一个音符稍有偏差,惊叹陈锐真正做到了极致。

乍听陈锐,个人感觉,除开音准,其演奏自带一股子“青春气”,激情四溢,色彩绚烂,心无纠结,一往无前,这气质正好演奏门德尔松,却不太适合贝多芬、勃拉姆斯和老柴,似乎与老巴赫的品位也有所隔。此乃中性描述,无涉褒贬。

再说8月17日陈锐演奏科恩·戈尔德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科氏乃美籍奥地利作曲家,其作品总体为后浪漫风格,他为好莱坞写过大量电影配乐,气势宏大,旋律畅美,配器多彩,对后人影响深远。协奏曲中,科氏引用了大量自己的电影音乐素材,表达的情绪也层次丰富,是他最为人熟知的作品。

陈锐一上手即进入角色,平稳厚实的走向,宽幅高频的揉弦,极富歌唱的吟咏,立马就将人带入作品所营造的特定情境;三个乐章情感跨度大,配以陈锐的倾情投入,曲未终时都可料到演出大获成功。紧接着两次返场,演奏家原创的《小夜曲》和伊萨依的无伴奏奏鸣曲,歌唱与炫技并举,连同台上台下的融洽互动,音乐厅内再次高潮迭起。

陈锐当然是一流演奏家,起码有多项重量级获奖和世界成功巡演为证。而现场和网上更已显示,陈锐“火”成这样还另有缘由:面目俊朗、网红达人、媒体之友、“技艺与流量兼而有之”。有媒体报道,这位澳籍华裔青年还是游戏迷和科技创业者,正所谓“一个不想成为游戏迷的网红创业者不是一个优秀小提琴家”。

时代造人。古典音乐从业者陈锐成为时代宠儿,在我看来是一件大好事。经典传承,少不了有效传播。起码对于传播经典、讨喜乐迷、拓展这一相对小众的文化疆域而言,陈锐功莫大焉,更希望有如此真材实料的网红多一些。



本文摘编自刘庆邦著《花灯调》后记。

· 序跋集 ·

所为难得是情愿

□刘庆邦

写作是手艺活儿,更是心意活儿,文思如涓涓泉水从心底流出,对自己的心意不可有半点违背。倘若逼着自己硬写,其真诚度、含金量和质量都会大打折扣。我们每写一篇东西,写什么,不写什么,事前都有一个从感性到理性的自主选择过程。

长篇小说《花灯调》,我从夏写到秋,从秋写到冬,又从冬天差不多写到来年的立春。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我每天都在写,一天都没停。我常常写得泪眼模糊,看不清稿纸上的字迹,不得不抽出一张面巾纸,擦一擦眼泪,才能继续写下去。将近三十万字的写作过程,可以说是不断感动自己的过程。

我每年都回老家,对老家的变化看在眼里,动在心上,是想写一部记录新农村现状的长篇小说。2020年5月,《中国作家》杂志社组织全国各地的十几位作家,到刚刚实现整体脱贫的革命老区遵义采访。在短短三四天时间里,作家们马不停蹄,连续走访了不少地方,其中包括一个从深度贫困村脱贫的山村。去山村的路上,中巴在弯曲盘旋的山道上拐来拐去,驻村第一书记不失时机,在车上就开始给我们讲当地的扶贫故事。她是一位女书记,她所讲的为争取扶贫项目多次奔波的经历,让我深受感动,留下了难忘印象。我心里一动,好,众里寻他千百度,获得“全国脱贫攻坚贡献奖”的她,不正是我要寻找的驻村第一书记的优秀代表人物嘛!

我们只在那个山村走访了半天,所得到的素

材与一部长篇小说的容量相差甚远,我必须再次到那个山村,定点深入生活一段时间。于是,在两年之后的2022年春天,我独自一人重返那个山村,一住就是十多天。在山村期间,驻村第一书记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差不多每天都会抽出时间跟我聊一会儿。除了在她的办公室里聊,她还冒着连绵的细雨,带我在山里行走。我们边走边聊,走到哪里都有聊不完的话题。常常是,聊到动情处,她满眼都是泪水,我的眼泪也模糊了双眼。深入生活的结果,我有了这部长篇小说。

我为这部小说初定的题目是《泪为谁流》。小说中的人物为她的事业付出了太多的感情,我在写这部小说时也倾注了太多的感情。之所以最终把小说的题目改为《花灯调》,是我想去,觉得这个题目更有色彩、更诗意、更美、更含蓄,文学性也更强一些。还有,书中多次写到当地广泛流传的花灯调,一到过年过节,或有什么庆祝活动,村民就会唱起花灯调,通过对比,歌唱山村的巨大变化。花灯调是民间小调,有地方特色,更能表达民众的心声。

从副记事的时候,我就在为这部书做准备。当然,当初的准备不是文字、语言、艺术和技巧上的,而是饥饿的准备、生活的准备、人生的准备、生命的准备。我准备了一半辈子,酝酿了几十年,终于把这本书写了出来。



刘洪波 湖北仙桃人。长江日报评论员,高级记者。

· 无限杂思 ·

社会历史时间的两种意识形态

□刘洪波

现代性叙事和革命叙事,是历史叙事的两种总体形式,也是关于社会历史时间的两种意识形态。这两种叙事,形成了人们对历史理解的总体把握,也形成了人们对历史理解的诸多困扰。

在总体把握的方面说,人们几乎可以用“现代化”和“革命”这两个词来梳理全部的历史过程。在现代性叙事下,人们可以构造出一部从史前阶段、蒙昧阶段、古代文明、黑暗时代再到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直至现代化确立的人类历史。在革命叙事之下,人们也可以构造出一部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人类历史。

这两种总体性叙事,也可以让人们去展望未来。在现代性叙事之下,现代化的确立意味着人类文明的一种总体性成就,在此之后的人类时间,包括所谓“后现代”,也只是现代化内部的变化,其意义不像从野蛮时代、蒙昧时代、黑暗时代进入到现代文明那样重大。换言之,现代性叙事本质上是一种终结性叙事,历史终结于现代化的形成,此后的历史不过是现代化自身的铺展和修补,而不再有新质的产生。革命叙事之下的未来,不是一个已经终结的未来,而是一个有待争取的未来,这就是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建立。

现代性叙事与革命叙事代表着人们对已经过去的人类时间的基本理解,两者之间有共同的部分。两者在历史理解上可以说都是基于进化论和进步主义的,都认为人类历史有着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这一认识既用于说明发展的必然性,也用于论证发展的必要性。必然性是说过去就是这样子,必要性是说如果一个社会不是这样子就应该下大力气去做到这样子。两者在历史认识上的“同路”性质,一直到认识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生为止。然而,接下来怎样,现代性叙事与革命叙事就不一样了。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虽然三十年前才提出,但实际上在现代性叙事下,许多人早已把资本主义的确立视为人类历史找到了最后形式。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在历史上产生的合理性和进步性也予以高度肯定,但这种肯定更多是基于历史过程的不可避免,而不是认为它代表着伦理的合法,

也不认为它代表着历史的结束。就伦理而言,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的压榨、血腥、掠夺和不自由;就历史的发展而言,马克思主义提出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实现的理想形式。

人类福祉的理想实现与现实可能是什么?现代性叙事给出的答案是现代化,现代化有一系列指标,这些指标显示“人类发展指数”,把各项指标搞得更高,似乎也有着“无尽的边疆”。革命叙事则认为资本主义无法实现大多数人的平等福祉,更谈不上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因此它只是一种人类进步中的过渡状态,共产主义革命才能实现每一个人的解放。因此,如果认为资本主义代表着人类社会的普遍形式,那么就历史已经终结或者说人类的历史时间已经终结,那是必然的;但如果认为资本主义具有人类社会终极形态的价值,那就不存在历史已经终结,而是历史尚需创造和书写。

在解释已经发生的历史时,现代性叙事和革命叙事也会产生很大差异。例如,怎样看待历史上的战争?战争既有发生在民族和国家之间的,也有发生在民族和国家之内的。“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这种神话后面就有着双重误解,一个误区是它合理化“民主国家”“现代化国家”对落后国家、弱小国家的杀戮掠夺;另一个误区是它弱化了资本主义利益偏私必然带来的矛盾和冲突,战争不过是矛盾的最高体现。再如,在看待战争时,现代性叙事不区分战争的正义和非正义性,而走向笼统抗战,或者把被压迫者的反抗视为落后向先进的挑战,或者把人民对反动统治者的革命视为愚昧的相互残杀。弱小民族的反抗,无论中国的义和团,还是近代以来亚非拉民族的诸多革命,其正义性经常在现代性叙事下变成愚昧的暴乱,似乎反抗的姿态不优美,或者反抗被镇压,就等于反抗不正义。

现代性叙事需要更新,革命叙事也需要更新。现代性叙事向未来时间敞开,从而避免“历史终结论”;革命叙事向建设性敞开,从而避免造成革命话语与发展话语的对立。这不是调和,而是为历史时间的展开提供一种新的总体性认识。

专栏

**从武侠小说名作家到《经典咏流传》文学顾问
“步非烟”用21首诗歌讲大唐盛世**

辛晓娟

8月20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辛晓娟副教授在上海书展上分享其新书《人生得意在长安:诗说大唐》。

辛晓娟就是新武侠小说代表作家“步非烟”,武侠作品以大气磅礴、汪洋恣肆、想象力神奇诡谲、笔风变化万端著称,多部作品风格诡秘变幻,并加入严谨细腻的推理成分,是突破女性写作想象力的极限之作;18年前,她在颁奖典礼上出语惊人——要超越“金古温梁黄”等正统与经典,“到了我们来说革命的时候了!”这句话后来被媒体概括为“步非烟要革命金庸的命!”

18年后的今天,她是中国人民大学“十佳班主任”、《中国诗词大会》专家组成员、《经典咏流传》文学顾问,主要研究领域为隋唐文学、诗体学等,出版学术专著《杜甫歌行艺术研究》。

此次她分享的《人生得意在长安:诗说大唐》,脱胎于她在央视《百家讲坛》的“诗说唐朝”系列节目,以陈子昂、杜甫、孟浩然、王之涣等唐朝诗人的21首著名诗歌为线索,呈现了唐朝生活多个侧面,包括譬如以长安物价为切口的经济史、以科举活动为代表的制度史、以李杜等诗人命运为核心的文学史等,还涉及唐代饮食、唐代乐舞、唐代妆容服饰等内容。

在活动现场,辛晓娟用唐诗解读了千年都城长安的诸般细节。



《人生得意在长安:诗说大唐》 辛晓娟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快览>>>

《经济学编年史》

高连奎 著 上海远东出版社

通过326个理论、思想,浓缩至少上千本经济学著作之精华,一书呈现500年来人类经济学思想的进步历程。本书不仅介绍著名经济学家的重要经济学理论及相关背景,而且立足中国实情,与时俱进,倡导富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为变局时代中国经济的腾飞提供参考和借鉴。

《黑龙江记事:内河、界河、抬头去尾的大河》

卜键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作者是原国家清史办主任。本书是作者继《库页岛往事》之后,又一部关注东北区域历史、关注东北亚诸国关系历史的代表作。作者放眼三千年的黑龙江流域史,重点关注300年来该流域上的重要人物与事件,有史料、有观点、有感情,是一部难得的历史非虚构作品。

《书店灯光》

韬奋纪念馆 编 上海三联书店

“三联书店往事”丛书第一辑。“联谊通讯”是三联书店老员工共同编写的一份内部刊物。本书从这些老三联人的回忆文章里,围绕生活、读书、新知三店及1951年以前三联书店各地分店与副牌、化名、副业经营等内容辑成,向读者呈现三家书店在各地开店、斗争、隐蔽、联合的往事。

伟大诗人们,他们来到长安之后住在哪里?

长安城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有宫城存在。对于普通人而言,家世再显赫也不能住在皇官里面。

宫城之外哪里贵?唐代长安城有一个格局叫“东贵西富”,东城区住的都是达官贵人,因为长安城地势不平坦,东边比较高,西边比较低,古代排水也不发达,一下雨全都流到西边去了。长安城西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叫西市,卖的很多是舶来品,因为西边连接着丝绸之路的起点,是商业中心。

诗人们来到长安之后住在哪里,看每个诗人的经济条件。著名诗人陈子昂,他家在四川是富豪,他的父亲富而好礼,每到家乡发生饥荒的时候,都在救济灾民。这养成陈子昂富贵家的公子气,七八岁还在四川那边当侠客,成天逍遥自在。直到有一天,他和圈子里面的公子哥喝酒喝醉了,回来之后不小心走错了路,醉醺醺的,走到了当地的学堂,听到里面朗朗读书声,陈子昂全身DNA都动了,原来我不是一个当豪侠的人,我得去念书,这个才是我人生的价值所在,他马上把酒肉朋友都绝交

房子好不容易买了一个,在长安城里怎么办出行?

杜甫说“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贺知章喝了酒之后还敢骑马、酒驾,果然发生交通事故了,掉到井里面去了。

大诗人门买匹马要多少钱?唐代初年和唐中期是不一样的,在元和年间,大概是白居易、元稹他们生活的时期,一匹马大概是6万—10万钱,这是普通的马,如果你遇到了千里名驹,花上百金也不足为奇。唐代的一两黄金等于八十钱,百金就是八十万钱,可以买一万担的大米,这是一笔巨款。

马在唐代是战略物资、管制商品,不能私下交易。可以买,但是要向政府报备。政府会给定一个指导价,买卖双方可以在指导价的基础上议价。立好市券,是花了多少钱买的,马的毛色、年齿,都要写清楚。如果你忘了立市券,拿着钱,牵着马走了,官方会追究,买家打四十板子,卖家也要打三十板子。还有售后服务,买卖双方遵守“三日内悔悔”的公约。三天之内不要了,还可以退。所以大家知道为什么当时要把特征写清楚吧?你不能拿老马调换

在中唐以前,人们写诗更多是抒情言志,有“九天阊阖开宫殿”的壮丽宫殿,也有“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壮美山河。但是自中唐以后,诗人尤其是元稹和白居易,更多地把日常生活嵌入在诗歌的书写中。盛唐人觉得写诗是很神圣的事情,要把诗意酝酿好了才能写诗,但是中唐人认为写诗是很日常的事。

我们看到白居易的诗歌里面有大量琐碎的日常生活的记录。比如今天元稹又给我寄了一封信过来,还送了我两匹布,我好久没见你,我本来想做成衣送给你,但我怕很久不见你,你已经瘦了,衣服就不合适了,所以我送布给你。

若说开元盛世是“盛”在经济发达,那么和现在无法相比;若说是“盛”在地域广阔,可能唐代也还不算是中国有史以来地域最广阔的时代。它真正“盛”在哪里?每个人都有个人

伟大诗人住哪里

了,在家里读书,两年之后能写出很好的文章。

没多久,二十多岁的陈子昂就去长安城赶考了。陈子昂住在长安城的宣阳坊,宣阳坊上面是娱乐中心平康坊,相当于酒吧一条街。而它的右手边就是卖奢侈品西市。太平公主当年嫁给薛绍的时候,办婚宴就是在宣阳坊办的;杨贵妃的哥哥杨国忠就住在这里,所以这个地方贵不可言。

一般人可能就要住远一点了。很多文人住在城南靖安坊,城南房子便宜。比如韩愈,24岁中进士,就开始在靖安坊租房住,一直租到49岁才在长安买了一套房。这么大的诗人,做官也做到了三品,49岁才买房。买了之后很激动,专门写了一首诗叫《示儿》,给自己的儿子看,“始我来京师,止携一束书。你老爸我当年来长安的时候,就带了一卷书,那是真正的白手起家。“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庐。”

李白住哪?李白在长安基本上没买房,他一直住在旅舍里面,后来待诏当了翰林供奉以后,去官廷里面去了。杜甫更没有房,杜甫一直是旅居在长安的。这些就是没有在长安久住的人。

骑马骑驴各有千秋

人家的好马。

也有很多诗人骑驴。杜甫说自己“骑驴三十载,旅食京华春”,贾岛“僧敲月下门”也是骑着驴撞上了韩愈的仪仗。那个年代,驴是马的平替,驴的价格只有马的不到1/10。唐代有女子骑马,但是更多的妇女还是骑驴,因为它相较于马而言更小,好控制。

李白有一次骑着驴走到华阴县,把车队冲撞了,华阴县令让人把李白拦下来,说你这个人怎么敢在这骑驴?李白回复他说,你知道我是谁吗?“曾令龙巾拭吐,御手调羹,贵妃捧碗,力士脱靴。”“我喝醉吐了,皇帝亲自给我擦拭,一勺子一勺子喂饭,杨贵妃给我磨墨,高力士为我脱靴;“天子门前,尚容走马;华阴县里,不得骑驴?”从那之后,大家觉得这个形象非常仙、飘逸、放荡不羁,有点摇滚的感觉,很有叛逆感。所以后来很多文人都喜欢骑驴,从一种穷酸的形象,慢慢变成一种对官位的不屑,“我不是不能骑马,我就想要骑驴”。

从那之后,更多的文人喜欢骑驴。骑驴也从穷酸慢慢地变成了对官位的不屑。

开元盛世“盛”在哪里

的见解。在这里,辛老师认为是“盛”在人物,“盛”在诗人们在生活里留下的光彩夺目的痕迹。

仅仅以天宝三年为例,如果能够回到天宝三年,这一年杜甫在长安写下了《饮中八仙歌》,他看到了这些神仙一样的人物。这一年李白44岁,刚刚放还,离开了长安。这一年的夏天,李白和杜甫在洛阳相遇,后来又遇到高适,三个人一起游览,开启了一场文学史的壮游。这一年王维也刚刚过了不惑之年,他开始经营他的辋川别业。这一年的岑参刚刚以第二名的名次考中了进士,意气风发。

我们怀念那个时代,更多是怀念那个时代里熠熠生辉的人。人是永远读不完的,透过唐诗,看到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就像是李白,他把自己活成了一首诗,他的一生带给我们的启迪比他留下的诗要更加震撼。

(长江日报记者李煦整理)

《县中:中国县域教育田野透视》

杨华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重庆出版社

“县中”曾经创造了辉煌的成绩,但是近年来,许多地区的“县中”呈现衰弱的态势。作者依托从调研中获得的一线案例,以整体视野展现了当下中国县域教育的现状,重点从学理上深入剖析了县中衰弱的根本原因,并结合实践经验提出了县中振兴的独到方案。

《不装深刻》

梁晓声 著 中信出版集团

“活到今天,我的一个清醒是再也不装了”,本书是梁晓声先生的阅读和创作经验分享,对法、俄、美、英、德等国经典作品的分析,以及对于中国新文化运动以来文学成绩的深入探讨。这是一份有态度的人性观察和社会思考笔记,在中国社会转型中,更是一种有价值的思考档案。

《丢失词典》

[澳]皮普·威廉姆斯 著 接力出版社

该书故事取材于《牛津英语词典》编纂的真实事件,讲述一位词典编纂师的女儿艾丝拉,发现《牛津英语词典》放弃收录许多女性和基层人民的用词后,开始搜集这些被“丢失”的词汇,并且深入到底层,从厨娘、女仆、女商贩中搜集她们的日常用词,并且立志编纂一部属于女性的词典。

(整理:长江日报记者李煦)